

# 歌唱我们的军旗

■胡世宗

色的火焰,光线变得强烈,朝霞也随之暗淡起来,营房隐现在雾里……”

那时的我敏锐、勤奋,总能记下每天的见闻和感受,让激情不衰退,让笔尖更锋利。

练射击、投弹,走队列,站岗……连队里的摸爬滚打,都是我写作的素材。最能触发我的灵感、调动我的激情的,是八一军旗。记得那年八前夕,全团召开大会,团长陈朝相在简短致辞后,由一个班护送、两名旗手高举鲜艳的八一军旗,正步来到官兵面前。政委李继田宣读了训练中涌现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名单,受到表彰的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可以与军旗合影。这太令人羡慕了。这是多么特殊的奖赏!

回连之后,我在自己经常点灯读书写作的洗刷室,很快写出一首12行的诗《血染的军旗呵》:

血染的军旗呵,  
你红得像一支火炬;  
照亮了斗争的道路,  
点燃了战士的心灵!

战士的热血滚滚沸腾,  
热化为了烈火,  
燃烧着对仇敌的憎恨,  
燃烧着对祖国的忠诚!

紧握枪杆立志革命,  
永远记住一个真理:  
只有今天不倦的斗争,  
才有明日永久的和平!

没想到,这首小诗在《前进报》上发表,而且在1963年8月1日报纸的头版。《血染的军旗呵》,开启了我60年来未曾停止过的对军旗的仰望和歌唱。我的人生和军旅的道路上,有太多值得珍存的记忆。走南闯北的我,曾在硝烟弥漫、枪炮轰鸣的南疆前线生活战斗,曾两次踏上当年的长征路……

有一年,某电视台举办“飘扬的军

旗”录播晚会,邀我和作曲家铁源合作一首歌曲《啊,军旗》。写这首歌词的时候,我融进了自己数十年对八一军旗的无限眷恋,有多位军中歌手曾深情地演唱它:“像朵云飘在梦境里,像团火暖在心坎里,军旗啊军旗,血染的旗,我们的光荣属于你……”

我曾多次拜访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这里是我们这支伟大军队的源头。那个庄严神圣而惊险的时刻让我感动:1927年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两万余人,在江西南昌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枪声,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设计出有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红色军旗,标志着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的诞生。

在我重走长征路之前,从未听说过红军连队有“打旗兵”这样一个编制。一位老红军给我讲了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这一天,过水草地。水草地就是沼泽地。这里,那里,到处是一片闪闪闪亮的水洼,水洼里零零散散地分布着塔头草。红军战士一个跟一个踩着塔头草前进。走在前面的那个打旗兵,忽然身子一歪,倾斜了一下,腿脚就陷进泥沼。眼看打旗兵和那杆歪倒的红旗就要沉下去,大家的心都揪着。可是谁也不敢轻易有动作,怕把事情搞得更糟。这时,只见打旗兵吃力地把歪倒的红旗重新正了正——生命垂危的时候,他首先想到了红旗,让那杆红旗垂直地立在沼泽上,而他的身体因此越陷越深。危急关头,连队文书接过那杆红旗,可文书也陷入泥沼。战友们急中生智,一个大个子兵把自己的夹被抖开,铺在沼泽地上,把一杆杆长枪平放在夹被上,摆成一个个“十”字。一位机智灵敏的班长,轻

轻从一个个“十”字爬到危险的战友身边,伸出扁担,硬是冒险把打旗兵和文书拖出来。

队伍继续往前走,打旗兵仍走在前面,满身污泥。就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仍意气风发地举着那心爱的红旗。后面的战友望着他单薄、瘦削的身躯和那面飘动的红旗,无不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2017年,我创作出版了一部长诗《我们的军旗》,从南昌枪声、井冈星火、古田铸魂、红区斗争、长征铁流,到抗日烽火、解放凯歌、抗美援朝、边界战事、抢险救灾,到应对国际形势、时刻怀揣忧患的强军之歌,最后以“让改革强军的号角,响彻全军每一个营区,让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应对世界军事的风吹浪起,不惧各种格局的任何博弈”收笔。为写好这部诗,我在A4纸上写的提纲就有500页。这部长诗终稿时是12000行,其体量是当年12行《血染的军旗呵》的一千倍。它是从那首短诗延伸而来,融入了我几十年军营生活的切身体验,融入了我大半生对这支军队的了解、认识和蕴蓄的全部情感,也融入了我在诗歌创作道路上的阅历和写作经验的全部储备。我想尽量详尽地写出这支军队的每一段路程、每一场重大的战役、每一个典型的动人细节,及其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征途上涌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英雄人物。我想让这部长诗成为我军光辉历史的带韵脚的文字档案。

在社区的书桌上,我欣慰自豪地填写完好几页的退役军人基础档案信息表。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回顾了自己在军旗下走过的道路,又一次怀着由衷的敬意,仰望高高飘扬的军旗。大半生以来,我把自己这一颗平凡的水滴,融进了人民军队这片奔腾浩瀚的大海。虽已退出现役多年,但我从没有干涸之感,因为我永远属于这片生机勃勃的大海……

## 一瓣心香

牛头镇村是山东省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发展中心下属的一个行政村,位于潍北平原,西靠巨淀湖。抗战历史上有名的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就发生在这里。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全民抗战爆发。在中共寿光县委领导下,共产党员马保三以湖东乡乡长的公开身份,搜集枪支,举办抗日民兵训练班,积极进行组织抗日武装的准备工作。当年11月,寿光县委在牛头镇马保三家中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并将起义军番号确定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马保三被推举为指挥。1937年12月29日,700多名游击队员肩扛长枪,手持长矛,身背大刀,集结在巨淀湖畔,举起寿光人民抗日救亡的大旗,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就此爆发。之后,第八支队挺进昌邑、掖县,转战邹平、长山,南下沂蒙,驰骋鲁中,屡建奇功,成为山东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支队伍又北上南下,转战了大半个中国,先后参加了辽沈、平津等著名战役,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不朽功勋。1950年10月,这支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再立新功。

我的老部队就是第八支队血脉延续的主要一支。1938年3月至4月间第八支队东进,支援当年1月27日在潍北蔡家栏子新成立的第七支队。1939年4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期整军时,七、八支队合编为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后发展为八路军山东纵队“老一团”。1948年11月,部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118师352团。

我有幸能在军校毕业后到这支英雄的部队任职。可以说,在这支英雄的部队里,我不断锻炼成长,夯实了素质基础,培养了过硬作风,厚植了红色基因。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牛头镇起义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展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的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在第八支队东进转移时,50岁的马保三将5岁的孙子抱上马背,毅然率队出征,用这种舍身忘家的精神感召部属离开家园、抗击日寇。

在血与火的淬炼中,这支部队先后涌现出“登陆先锋营”“刺杀优胜连”“战斗模范连”“博山连”“淄川连”和曹

# 英雄的光芒

■邱月湖

凤州、曹世范、金克智等一大批英雄集体和战斗英雄,凝结形成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能攻善守、敢打硬拼的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登陆先锋营”“刺杀优胜”战旗入选由100面功勋荣誉战旗组成的方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在祖国和人民需要时挺身而出,这支英雄的部队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对党忠诚、诠释了初心使命。

近年来,寿光市委、市政府对弘扬革命传统、赓续红色基因高度重视,先后修缮、重建了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陈列馆、马保三故居等一批红色教育基地,出版了《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等30多套文史资料选辑,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全民国防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教材。这是对革命先辈的告慰,也是对光荣传统和英雄精神的弘扬。

站在牛头镇这片土地上,回观历史、展望未来,更感到作为后来人,我们有责任继承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建设好、守护好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让英雄的故事在社会上、在人民中世代流传,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创新、勇毅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 “八一”之力

■王国英 王迎春

毛泽东的这句话点到了旧中国的至弱之源。在天心圩,面对一盘散沙、士气低落的部队,朱德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是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陈毅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落至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南昌起义的火炬,从此再也没有熄灭。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把民众组织起来,而且是从基层开始,从村落开始,从山野开始,从家庭开始。

破茧之力。周恩来曾指出:“八一功在第一枪。”中国共产党人是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的。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白色恐怖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竖起了一面鲜红的革命武装斗争旗帜,用血与火的宣言体现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随之召开的八七会议总结革命成败,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讲过:“我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5万共产党人枪杀了一大堆,抓了一大堆,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破茧成蝶。到1928年底,党在全国先后领导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烽火遍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10余个省份,持续壮大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力量,成功开辟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立柱之力。“砥柱中流障怒涛,折冲千里独贤劳。”1933年6月23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决议》中指出:“今年‘八一’反战日”定为红军成立纪念。应向广大群众指出,只有中国的工农红军才是中国劳苦群众的唯一的救星……”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八一”为红军成立纪念日。根据决议,中共中央宣传部拟定了《“八一”纪念宣传大纲》,指出红军是“苏维埃运动的柱石,起了中国革命运动的组织者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一些南昌起义领导者和参加者,成为治国治军的骨干。

旗帜之力。旗帜立起来,革命才有希望,军队才知为谁而战。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后,曾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中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的引领下,秋收起义部队奔赴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1949年5月27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各部门的领导审定了八一军旗的标准样旗。仰望猎猎军旗在风中招展,毛泽东深情地说:“将来要

在发布命令时写上,军旗表示自八一南昌起义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大地,普照全国!”“八一”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的重要标志。在八一军旗的引领下,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无往不胜。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为祖国的钢铁长城。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和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我们要铭记南昌起义的光荣历史,继承和弘扬南昌起义所蕴含的革命精神,接力奋进,续写荣光!



我编斗笠送红军(版画)

刘 辉作

## 国防纪事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这样一个历史的节点,我在居住的社区办理退役军人优待证,需要填写一个基础电子档案信息表。在“服役情况”一栏,有人入伍时间、入伍地、入伍时户籍、军人类别等待填信息。我用笔认真地填写着,不知为什么,眼泪下来了!我一笔一画往表格上写字,记忆的闸门轰隆隆地打开了。

60年前,我穿上崭新的58式军服,在夜色中乘坐火车从沈阳出发,第二天早上,到达长白山脚下的一座简陋的军营。军号嘹亮,操场上龙腾虎跃,“杀”声震天;夜晚,老兵把一盆冒着热气的洗脚水端到我面前,指导员举着手电查铺时轻轻为我掖被角……这就是我投身的人民军队,这就是我向往和依恋的温暖的大家庭。

我拿起笔,在小本子上记录我颇感新奇且酷爱的连队生活。1963年3月6日,晴空万里,我这样写道:“哨子刚响,立刻起床,打背包、捆大衣,全副武装,准备急行军。天空蔚蓝,万里无云,空气清新而不寒。天边凝聚着几朵彩云,曙色已露。我们快步如飞,向无限广阔的田野奔去。班长熊金林下了一道命令:‘爬山!’本来想快步攀登,可是眼前肖江、梁家骥、张富等同志已拔腿跑起来,自己若保持原来行速,必落在后面。于是,我也追了上去。气,渐渐喘起来;汗,渐渐湿了衬衣。脸上热气腾腾,腿也开始酸起来。此时,天和地交接处形成一个环形的彩带,脚下垄飞似的向身后移去,原来积雪深深的谷谷如今已赤裸裸地露出黑色的沃土。到达山顶,腿乏得厉害,先到的几个战友坐在‘敌堡’里歇息,我放下背包,深呼吸。太阳已经收回那红那

## 文化视界

“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这是最近传唱度较高的歌曲《孤勇者》里的一句歌词。它直抵人心,充满勇往直前的力量和对无名英雄的歌颂。95年前,正是一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智慧和胆魄在黑暗中透射出一股冲天之力。这股力,无坚不摧,“刺破青天铄未残”;这股力,引领奋斗,95年过去,换了人间。

信仰之力。统辖思想的力量就是信仰,中国共产党的吸引力正是来自信仰。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短短几个月内,共产党员的数量从近6万人锐减到1万余人。路漫漫,夜沉沉。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临天折的危险。要不要继续革命?怎么继续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城头用一声划破寰宇的枪响,做出了明确而铿锵的回答。“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是一群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信仰的人,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了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信仰。

年轻之力。那是一个需要热血的时代,也是与牺牲相伴的时代。20世纪,在世界的东方,最激动人心的话题莫过于“救国与革命”。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等各种力量在东方大舞台上相互交织和碰撞:“渺小与伟大、卑贱与高贵、阴谋与阳谋共存;冷血与热血、低潮与高潮、失败与胜利交织。”李大钊38岁英勇就义,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领导南昌起义的周恩来年仅29岁,贺龙31岁、叶挺31岁、朱德41岁、刘伯承35岁,还有陈毅26岁、聂荣臻28岁……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中写道:“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无一人切磋商考、研究保养。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支屹立在南昌城头、最后只剩下800人的队伍,22年后却能够横扫千军如卷席,百万雄师过大江。

组织之力。“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 感悟军礼

■赵伟

## 军旅点滴

每年八一建军节来临,深藏在我心中的一种情结总会迅速蔓延。对着远方的军营和战友,认真虔诚地敬一个标准的军礼,那奔涌着千言万语的一颗心,才能渐渐安宁。热血依然澎湃,步履依然铿锵。起床号、出操号、脚步声、番号声……曾经的军旅岁月常常凝聚成高清图画,在梦里一段接着一段回放。

画面一:1990年3月,我入伍到高原某汽车团。第二年,母亲因病去世,我返家葬母。家里穷,母亲生病欠下一大笔债,等我处理完后事,手头已经拿不出钱买返程车票。我给战友打长途电话求助,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你5元、他10元……给我汇来600元。那时的火车车速慢,我在路上坐了两天两夜,滴水未进。出站后,我晕头转向分不清方向,彷徨无助时,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一排战友站在那里等我,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画面二:1992年7月,汽车团跑青藏线时,路上来一个多月,老班长给我讲了个故事。多年前,青藏线的兵站里有位老兵,因执行任务连着几年没回过家,女儿4岁时还没见过爸爸。妻子是一名小学老师,拿着老兵的相片教女儿:“这是爸爸。”女儿见到穿军装的人都叫爸爸。妻子纠正:“这应该叫叔叔。”女儿看着老兵的照片又叫叔叔。妻子觉得,得让女儿见见爸爸。女儿太小,上不了高原兵站,她趁暑假带着女儿赶到格尔木,在招待所住下来,等老兵下山团聚。这一等就是半个月。老兵当时不在兵站,在执行任务的路上,因被积雪挡住了道路,归期延迟。妻子急了,决定带女儿回家。招待所的战士挽留她,劝她等老兵回来见一面再走。妻子无奈地说:“不了,要开学了。”临别时,招待所的

战士说:“嫂子,我们没有什么送您,给您敬一个军礼吧……”

画面三:1997年2月,边防连队的指导员陪我们一行3人去哨所采访,随车为哨所送去给养和春节慰问品。哨所只有3名战士,离连队大约100公里远。听到汽车喇叭声,战士们跑出来站成一排,向我们敬礼。哨所紫外线强、风沙大,战士们们的脸都是紫红泛黑。指导员跳下车就问:“还有没有吃的?”站在排头的哨兵高声回答:“有!”其实,他们的食品柜里只有一点点面粉和两根干得没有水分的萝卜。我们采访结束离去时,3名战士一齐面向加速的汽车敬军礼,手久久没有放下。随行的女记者回头一看,顿时泪如雨下。

2008年,我转业到地方。远离火热的军营,我对军营的热爱一如既往,始终关注与军人有关的消息。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从翟志刚、聂海胜到刘洋、王亚平,从训练场上的老兵到刚入伍的新兵……动人心弦的时刻,我都会向屏幕里的他们、纸面上的他们,默默地敬一个军礼。哪怕不穿军装,我也尽量站得笔直,尽量把军礼敬得标准。

最近一次看到军礼,是在战友发来的一段新闻视频中。他们退役后成为当地民兵的骨干力量,刚刚结束一场抗洪抢险任务。离开现场时,他们站成一排,随着领队一声口令:“立正!敬礼!”虽然没穿军装,但每个人都努力把军礼敬得标准。那一刻,我想起他们告别军营时在连队欢送会上说的话:“国家需要,召之即回!”

军旅岁月的记忆中,这样的画面不胜枚举。它们感动和温暖着每一个人生命。置身其中,千言万语难以诉说,一个军礼,情真意切,最能表达心声。

军礼,是军人最崇高、最庄严、最真诚的礼节。军礼,是为国为家的信念在军人身上烙下的印记,在时光的雕刻中更见赤诚。